

体育的目的价值分析

陈长礼¹, 杨忠伟²

(1. 中国刑警学院 警体部, 辽宁 沈阳 110035; 2.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价值论方法的介入为我国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工具。体育的目的价值必须以人作为目的, 目的价值表示的是人的生存意义、生存理想, 以及表现为以体育主体的需求为尺度的合目的性; 而体育的工具价值表现为以客体为尺度满足体育目的的合规律性。

关 键 词: 体育目的; 价值论; 体育理论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6)05-0022-04

An analysis of the objective value of sport

CHEN Chang-li¹, YANG Zhong-wei²

(1. Department of Police Physical Education, China Criminal Police College, Shenyang 110035, 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methods specified in the theory of value provides an effective tool for the study of basic sports theori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objective value of sport must base its objective on human beings. Objective value indicates the meaning and ideal of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presents that it meets the objective to base its criteria on the need of sport subject; while sports tool value represents that it meets the pattern of sports objective to base its criteria on sports object.

Key words: sports o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sports theory

体育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1]。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和体育的发展都深深地烙上人类社会的烙印。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体育活动把人的主客体性交织在一起:人的存在、生存意义生动具体地表现在体育活动中;人类特有的成果——科学文化反映到体育活动中;体育活动从现象升华到知识体系——体育科学,能动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体育的复杂性体现在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体育的深奥体现在它是一项人的活动,教育、道德、伦理等无一不在体育中体现出来;体育的时代性体现在对人类未来生存的重要意义。归根到底,当代体育的各种现象、表现形式都源于一个问题——人的生存,体育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当前体育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体育的目的价值是什么?该问题的研究对引导体育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对体育对人类生存作用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体育的价值认识形式

1.1 体育的价值结构层次

价值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和类型。从系统构成要素的联系形式上看,包括自然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和人间

社会关系系统,因而形成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不同形态;从系统构成要素的联系效果上看,主要是指存在和发展,因而形成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不同形态。不同的价值形态反映着客观物质世界价值关系的不同内容,体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它也有着这样的价值形态。体育的主体是人,其中包含不同类别的主体形式,体育活动是主体人的对象性活动。体育的客体比较复杂,包括物质客体、人、物质与人共同构成的复合客体。所以体育的价值关系不是简单地理解为物质客体满足人的需求。

从体育系统构成要素的联系形式上看,可以分为体育的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含人文价值)两种形态;从体育系统构成要素的联系效果上看,可以分为体育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

体育系统的构成划分可以有多种方式,不管如何划分,体育的子系统必须符合体育整体的实践要求。在体育价值的体现形式上,必须体现出以核心价值为中心。虽然体育不同系统间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取向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系统主体的认知水平和系统所处的环境引起的,但是体育的主导价值必然和其子系统的主导价值具有一致性,这是系

统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即系统核心价值的统一性。在本篇论文中,我们以体育的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价值形态来探讨体育,这样便于我们清晰地探讨体育的价值问题。

1.2 体育的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

体育的主客体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体育的价值主体的需要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标准存在差异,不同层次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主体需要不同。例如,从事健身运动的主体与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的主体间的需要会有很大的差别,在需要重要性的排序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同文化、不同经济状况的主体,其体育的主体需要的差别也较大。(2)体育的价值客体的属性也具有多样性,随着人类认知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客体属性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入。(3)体育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关系非常紧密,这就表现出在体育的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体育的价值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以奥运会为例,国际奥委会为价值主体时,整个奥运会及其相关事物就会成为其对象性客体;对赞助商来讲,国际奥委会、奥运赛事、运动队或运动员、奥运相关的营销活动等在不同的赞助环节都成为其对象性客体;对奥运主办地来讲,赛事活动组织、国际奥委会、观众、电视转播等都可以成为其对象性客体;对参赛运动员来讲,教练、营养师、医生、赞助商等也都可以成为对象性客体。虽然体育的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并不是说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会束手无策,其中是有规律和原则可循的。体育的价值问题必然遵循事物的一般价值规律。

2 体育的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

体育的目的是什么?体育理论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的学科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角度和出发点也不同。实际上任何事物的产生必然有其缘由和目的,搞清楚了“为什么会有体育?”和“体育的本质是什么?”,体育的目的就容易弄清楚了。

2.1 体育的起源问题

说到体育的起源,其实是一种发生学问题,而“发生”永远是一个过程。“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因为一些最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2]。4万年前的时期,是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人类”还依然保留着若干与前一阶段古老人科生物接近而又和现代人不同的特征,因此在其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身体活动中,还保留有某些动物的“本能残余”因素。然而,正是在人类所具有的这些“自我保存本能”^[3]残余的基础上,加上人类的思维、情感的发展,出现了人类最初的自觉的身体活动。崔乐泉^[4]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人”通过其素质和行为、实践和思维的总和,包括劳动、工具制造的产生与发展,利用了一些“本能残余”作为始基因因素,从而开始组织和发育出以自觉的、能动性为特征的身体运动。

在4万年以后的时期,人科生物开始进入现代人和人类

社会成熟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现代人化石或晚期智人的化石,在中国以至世界各地多有发现。这时,人类已开始能够扬弃单纯的自然存在,超越动物与自然的狭隘关系,从而自觉地把自身与自然区别开来。除了把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如奔跑、跳跃、攀援、投掷等,自觉地运用到改造自身活动中去,还从自身的劳动及其他活动中直接筛选出了某些活动形式。久而久之,这类活动就由时间、空间过程上,逐渐地从那些现实的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分离出来,而不再具有改造自然的原生功效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为人类改造自身的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内容和形式。这时的人类活动,对于动物基于本能的自发、随意性身体活动来讲,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并处于向更高的另一次质变过渡前的量变过程中^[5]。人类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自觉进行的身体活动,为原始的体育形态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前提。崔乐泉^[6]把原始体育文化的起源归结为4个方面:人科生物进化的历程——原始体育文化起源的生物学前提;集体传习活动的生成机制;从天然工具的使用到人工工具的诞生——原始体育文化起源的物质前提;从原始崇拜的发生到巫术的出现——原始体育文化起源的仪式化前提。胡小明^[6]从人类学角度阐述了体育的起源和发展,他认为:“以前的体育史只抓住某一时期某一点貌似体育的材料,并没有挖掘出体育载体,就以此为典范大书特书,给人以那时的全社会各阶层都大搞体育的错觉,古希腊竞技和古中国“六艺”中的体育萌芽就是这样的特殊典型。他把这种现象称为“飘忽的体育萌芽”。

笔者比较赞同胡小明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是人们不断总结、概括和规范出来的概念,我们不能用现代的体育观念去理解体育萌芽中的事例。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直立以后,与动物开始产生本质上的区别(人有206块骨头,其中组成手的骨骼有54块,这些骨骼不需要像下肢那样支撑和行走,但是在人类生存技能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手的解放,因为手可以制造工具,从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上看,支配手的功能区面积远远大于其它器官)。但是人和动物一样,作为一个生命,它的基本目的就是维持生命。在古代,人的身体成为维持生命的最主要工具,身体活动成为人类必须的活动。可以想象一个身体结构残缺或身体功能残缺的人是无法在那样的时代维持生命的。总结体育起源的各种说法,主要有劳动活动、教育活动、游戏活动、祭祀活动、养生医疗活动、娱乐活动等。不外乎这些活动中包含许多人类的身体活动,人是一个有生命的高级动物,运动(广义的,包括一切生命迹象)是生命存在的表现形式。当一个人身体结构和功能都正常存在的情况下,他必须以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运动可能是出于各种目的(劳动、教育、游戏、祭祀、医疗、娱乐等),也可能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因为运动是生命存在的需要。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弗洛姆^[7]认为:“体育只是原始的和有限的人类生存的情景,竞争性体育活动毕竟使人打破了技术化的例行公事,逃脱了人为的规范和物的领域,它至少涉及到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什么是体育?这是人们不断加深认识的老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

认识体育,从更长的时间段考察人类体质的进化和遗传变异,有连续性和纵深感。如对过去体育教科书上深信不疑的“劳动起源说”,人类学至少可以指出其模糊不清之处^[8]。”

身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其实身体活动是一个自然人化的工具。在远古时代,以身体活动为主的体能是人们生存的主要工具,生存的需要,即维持生命的需要是人们意识到体能的重要性。同动物一样,身体活动是生存的最基本活动,人的生命存在对人类来讲是最高价值。人类学、考古学等都把这种人类本能的生物行为提出了诸多的证据,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类的身体活动都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也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形式。体育活动是以人的身体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它的起源是以人类本能的身体活动为基础的。如果离开这一点,用现代的一些规定的概念和理论去谈体育的起源似乎有一种主观性的强迫倾向。为什么会有体育?任何动物都具有本能的身体活动,与人的活动有什么本质区别?我想这主要是由于人的知能(认识自然的能力)和智能(改造自然的能力)与动物具有本质的差别。人的知能和智能在生命活动中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现象——这就是文化,这是动物所没有的。正是由于文化的作用,使人类的身体活动逐渐地产生了分化——劳动活动、军事活动、教育活动、祭祀活动、娱乐活动等,体育活动应该是分化得比较晚,主要是因为其它的活动中都贯穿着具有体育活动特征的内容。所以在分析体育的起源时,必须从人的本能活动为出发点,而不能以现代形成的学科门类进行套用。我们在分析体育的目的时,同样也要从人的本能活动和需要出发,这样才能探讨体育的终极目的。

2.2 体育的目的价值探讨

这里谈到的体育的目的价值,是指体育的终极性的目的价值。就人的状态来分析,目的和手段不是单层的,是多层的。只有具体的两件事物相对比的时候,才能讲他们谁是目的,谁是手段,而对一件事物说他是目的还是手段是含糊的。这种含糊性是由于我们通常对目的和手段的理解引起的,我们将“我要A”的A称为目的,将“为了A而要B”的B称为手段。可实际上这整条链是:“我要A,为了A而要B,为了B而要C,……”,而由于我们习惯上又会说:“我要A,我要B,我要C,……”,就将我们通常还不知道其更深层目的的东西都当成了目的来处理。这就是说,最后的只能是它事物的目的,而不再以其他事物为目的,即不再作为其他事物的手段。那么如何理解体育的目的价值,我们从人类自然价值系统和社会价值系统的演化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启示。如果说自然价值系统以自组织演化为其基本特征的话,我们可以根据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不同阶段所具有不同的关系特征,将其演化过程划分为膜拜、征服、和谐3个阶段,目前学术界对自然中心价值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按照张军^[9]的观点,人类社会价值系统的演化可以分为4个阶段,我们可以从这4个阶段来分析体育的目的价值。

第一阶段,以自然价值为中心的价值系统。这是社会价值系统演化的最初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

的物质价值为核心内容,过分强调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依赖性。

第二阶段,以道德价值为中心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结构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宗法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表现为:重人伦、崇官权、贬个体、践私利和灭人欲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体价值,虽然强调了人在社会价值系统中的主体作用,却将道德价值畸形放大,视为价值存在的唯一形式。

第三阶段,以经济价值为中心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建立在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使人真正成为社会性的个体。这种价值系统把经济价值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最终标准,人的思想和行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和发展。但是经济价值的绝对中心地位,也规定了价值系统中的其他价值形式,出现了经济运行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取代了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运行准则,泛化为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普遍的行为准则。导致价值困惑,缺乏同一性,行为容易失范。

第四阶段,以人为价值中心的价值系统。这是人类社会价值系统演化过程的革命,体现了人类社会价值系统从以物的发展为中心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价值实践方式的转变。它要求必须建立一种重视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的社会价值体系,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必须把人置于价值的中心和参与的中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社会秩序与规则的保证。以人为价值中心的价值系统的基本点包含了以下内容:1)必须充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2)必须合理满足人的情感需要;3)必须充分满足人的社会生活需要;4)最大限度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在当代社会中,这种价值系统的形成还处在初级阶段,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扭曲和异化现象,但这种价值系统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愈来愈得到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和创造活动的广泛认同和吸纳,昭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基础。

体育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其价值系统的演变要符合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演变趋势。从人类对体育的本质和功能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价值系统的内在规定性。纵观我国体育的演变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价值系统的变化:“天人合一”的自然体育思想体现着自然价值系统的深刻痕迹;封建社会的“重文轻武”体现着道德价值系统的内在作用。现代体育起源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下,以经济价值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处于统治地位,经济运行特征极大地影响到体育的自身运行,使明显带有经济价值特征的竞技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甚至成为现代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指引方向。我们在分析体育的目的价值时,必须要以符合社会中心价值系统的特征要求。体育的目的价值必须符合现代社会以人为价值中心的价值系统的内在特征。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体育的目的、体育的未来发展必须围绕着“以人为中心”的主题。陈融^[10]提出: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明演化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人的发展。体育与个人的价值源于在活动过程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它是“以个体为核心,强调人是

体育的出发点,它追求人的身心健康、人格完善,满足个人的需要、兴趣”。胡小明^[11]在论述新世纪体育的发展方向时认为:“新世纪的体育将发生两个重要的转变,从群体的政治需要转向人类的根本需要;从社会的强制性需要转向个体幸福生活的主动需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体育不仅是为某一群体服务的,而且考虑微观的每一个个体的需要,还要从全人类的宏观层次来探索体育的终极目的。21世纪的中国体育正在与国际接轨,向服务经济类型转化,使高水平竞技比赛和表演成为现代文化娱乐的主要载体之一,同时把重心转到群众体育中,在学校从增强体质上升到健康教育的更高层次。体育将满足现代人越来越强烈的身心需求,为人们带来极大精神享受,成为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杨文轩^[12]在探讨体育的现代化问题时,强调了人的核心作用,他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它是包括人的素质现代化、职业现代化、组织现代化在内的多层次的全面现代化。体育以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和运行方式,在促进人的全面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转化作用。”

可以看出,“人为目的”正成为体育目的探讨的主要倾向。在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的历程中,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体育观,即体育的手段论和体育的目的论。手段论的价值观认为,运动的目的是在运动的本身以外,把运动作为一种手段,来实现运动以外的社会目标;目的论价值观则认为,运动的目的在运动的自身,所谓运动自身是指把目的定位于运动自身和作为运动主体的人的自身。从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角度看,虽然体育的手段论和目的论的表述需要进一步斟酌,但是这实际上反映出体育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人的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关怀问题,在人类的理性活动中,目的和工具分别是人类实践的“两大尺度”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手段)的表现形式,以目的和工具为尺度,构成了人类理性活动的两大类型——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人的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两个尺度辩证统一的引导下展开的。作为人的意识的两个不同方面,价值理性表示的是人的生存意义、生存理想、终极价值的思想,表现为以主体为尺度的合目的性思维;工具理性表示的是人的谋生手段、生存工具、科技知识的思想,表现为以客体为尺度的合规律性思维。这两者具有不同的伦理和文化基础,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

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统一的。目前在许多描述体育的本质、功能以及目的的文献中,容易出现主观尺度和客观尺度相混淆的情况。如果从对人的生存意义来思考体育,就是体育的目的价值问题;如果从对人(不同层面主体)的生存作用来思考体育,就是体育的工具(手段)价值问题。我们探讨的是体育的价值理性问题,就不能受许多工具理性层面的客观存在的限制,把体育的本质与人的主体性的终极价值结合起来,才能澄清体育的目的价值。当然这种合目的性思维与合规律性思维是统一的,是在矛盾运动中相统一的。

参考文献:

- [1]熊斗寅.什么是体育[J].体育文史,1996(5):8-10.
- [2]崔乐泉.创建体育考古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想[J].体育科学,1998,18(4):32-34.
- [3]蔡俊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4.
- [4]崔乐泉.原始体育文化起源的考古学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2,18(2):11-20.
- [5]颜沼沪,周西宽.体育运动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9.
- [6]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11-112.
- [7]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147.
- [8]胡小明.体育人类学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3):289-293.
- [9]张军.价值与存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71-182.
- [10]陈融.世纪之交中国体育的目标取向[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9,23(3):1-5.
- [11]胡小明.新世纪新体育[J].体育学刊,2000,7(5):1-7.
- [12]杨文轩,冯霞.体育与人的现代化[J].体育学刊,2003,10(1):1-5.

[编辑:李寿荣]